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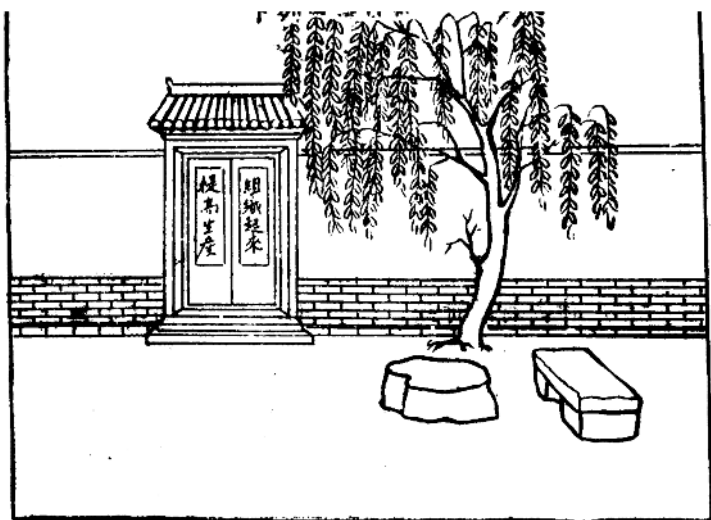
新年春節文娛材料

楊 馮 予 作
山東人民出版社

衛生委員

獨幕話劇

2.1
08



時 間 一個夏天的傍晚。

地 點 秀珍的門前。

人 物

秀珍媽——五十來歲。（媽）

二大娘——秀珍的鄰舍，五十多歲。（娘）

劉 嫂——一個舊式的產婆，村裏人不論大輩小輩，都叫她劉嫂，將近六十歲。（嫂）

秀 珍——衛生委員，青年團員，十九歲。（珍）

瑞 姐——村婦女代表主任，二十四五歲。（瑞）

佈 景 門前有一棵垂柳，長着嫩綠的枝條。樹蔭下有一塊上馬石，這是供給人們在夏天乘涼或聊天時坐的。這裏雖不

是什麼交通要道，但是有些貪走近路的人，往往喜歡從這裏經過。

幕降時 秀珍媽坐在門前台階上，縫一件花衣服。二大娘坐在樹蔭下，納一隻鞋底。她們一面做活兒，一面拉着家常話。

娘：嫂子！你可別不知足呀，不知你前世怎麼修下的福，這輩子才積下這麼一個好閨女。說起俺那姪女秀珍來，可真是一百個裏頭也挑不出一個來的好孩子，你去打聽打聽，村前村後，誰不伸着大姆指頭誇獎她呀！

媽：（把嘴一瘪）哼！還「福」啦！豆腐嗎？也不知跟着她生多少氣，操多少心，那麼大的閨女了，整天價不着家，吃呀，穿呀，還得我跟着腕的侍候。這不是，這回又當上了什麼委員。

娘：衛生委員。

媽：啊，衛生委員哪！自從幹上這個差事以後，就更野啦。早晨，天不亮就爬起來往外跑；晚上，半宿半夜不回家，什麼活也不能幫着我幹點！

娘：你可不能昧良心呀，嫂子！人家孩子什麼活給你扔下啦？家裏家外，上山下坡的，那樣不給你收拾得利利索索的。就說家裏那些零碎活吧，還不都是人家幹的？揭開你的水缸看一看，多會不是滿滿的。

媽：噲噲！養活她這麼大了，連這點活再不幹那還像樣。（稍停）說真的，她二大娘，我問你一句話。

娘：什麼事，你說吧，嫂子！

媽：告訴我，你姪女整天價在外面都幹些什麼？

娘：幹什麼？你這個當媽的一點也不知道嗎？

媽：我哪能知道呀，白天，她不着家，晚上，半宿半夜才回來，一進門，爬到炕上就睡。

娘：好！我告訴你吧！嫂子！你別看秀珍人小，可淨辦大人事。自從她當選了衛生委員，你看吧，村裏村外，叫她收拾得乾乾淨淨的。……

媽：她二大娘，我是想問問你，這孩子在外面有些什麼動靜沒有，比方說，惹的人家風言風語地說閒話啦！

娘：什麼？風言風語？

媽：啊！

娘：哎喲！我的老嫂子呀！你快別胡說八道啦，人家可真是個規矩正派的好孩子，你千萬可別疑神疑鬼的去誣賴人家！

媽：我不是疑神疑鬼，這孩子這麼大了，當媽的不能不担點心。

娘：你呀！嫂子，你担心也担不到當處！

媽：（笑着）當媽的就是賤骨頭。其實我也知道，你姪女不是那號壞坯子，可是如今年輕的人跟早先可不同啦！整天價在外面跑，要真有什麼風吹草動的，那不就晚了嗎？

娘：操心吧！嫂子，秀珍一天到晚在外邊跑，還不都是

給咱村裏大夥辦事。說句實話，我真看着眼饞，我要是有你這麼一個好閨女，我還不喜得莊裏莊外到處去誇呀。

媽：你也不聾呀！又有媳婦又有兒的，還不比有個閨女強？

娘：嘖嘖！快別說了，兒子又不是我自己親生親養的。

媽：我看和你親生親養的也沒什麼兩樣。

娘：話是這麼說，可是到底不如自己親生的骨肉貼心。

唉！我這一輩子也不是沒生過，生了三個孩子，死了一對半；到老了，才從兄弟手裏過繼了這麼一個兒子來。盼着他娶上房媳婦了，實指望早點抱上個孫子，誰知道媳婦又成天價病病恹恹的。唉！

媽：俺姪兒媳婦，不是有了喜啦？

娘：有是有啦，都快五個月了，誰知道將來能不能養得活呢？人家都說：「命中無兒難求子」。我看咱村裏的小孩子，就是不大旺盛，我生了三個，一個沒剩，你生了兩個，還算不錯，給你留下一個閨女；再看看東鄰西舍的，總是不能生一個就活一個。

媽：聽說東屋周大媳婦，又要添孩子了。

娘：可不是嗎，整整一天了，還沒生下來。這會兒也不知道怎麼樣了。

媽：千萬叫她平平安安的吧！周大媳婦也真夠可憐了，快半輩子的人，連個兒女也沒留下來。

娘：噯，咱村裏，一年也不知道得糟蹋多少個孩子。

媽 人家都說咱村的風水不好，不收小孩。

娘：依我看不是風水也是地氣。

（秀珍上）

珍：什麼事呀。又是風水，又是地氣的。

媽：一個閨女家，管什麼事都要問！

珍：（摸不着頭腦地）咦！問問又不好了，什麼事還這麼怕人！（對着二大娘）你可別怪着我，全村就剩下你和俺媽這兩個老人還這麼迷信，今兒風水，明兒地氣。到底又是為了什麼事呀？二大娘！

媽：唉！不叫你問，你偏要問。

娘：（笑着）孩子，快別問了，剛才我和你媽在這裏談論着周大媳婦養孩子的事哪！

媽：問吧！問吧！管什麼事你也插嘴，一個十八九歲的大閨女，也不知道害臊！

珍：還怪人哩！我知道你們在這兒講些什麼呀！（扭頭坐在一旁）

（劉嫂上）

媽：哦！劉嫂來了。

娘：來吧！劉嫂，快坐下來歇歇。

嫂：哎喲喲！坐不下呀，簡直忙死了！剛才在周大家裏忙了一天，這回兒，西頭老王家又打發人來找。王老三的老婆要添孩子，立馬追騎，硬逼着立時就去。唉！東一頭，西一頭的，哪碗飯也不容易吃啊！

娘：周大媳婦怎麼樣了？

嫂：還是那個樣。真是哪碗飯也不容易吃！這行手藝我幹了十幾年了，還沒碰見過這麼費事的。

媽：劉嫂！你看周大媳婦要緊不要緊！

嫂：（搖搖頭）沒法說，我看孩子怕靠不住，不知大人要不要緊。

娘：脫生個女人，真不知是哪輩子作的孽，吃了苦，受了罪，末了生個孩子也養不活。

媽：唉！

嫂：你在這裏坐着啦吧！我得趕快走了，要不，他們又要打發人來催啦！

珍：慢慢走吧！劉嫂，那麼大歲數的人了。

嫂：好啊！（自語地）哪碗飯也不容易吃啊！（邊說邊下）

娘：一點也不假，咱村的風水不好，專尅小孩子。

珍：你看！你看！二大娘，你又迷信起來了，那不是風水，就是因為劉嫂接生用舊辦法，不講衛生！

媽：這管人家什麼事！

珍：可不是嗎！劉嫂本來就不懂什麼科學道理，光憑她那點老經驗。蘇聯現在發明了一種無痛分娩法，生孩子時候，大人不受罪，早試驗成功了，可是，劉嫂她就不信。

媽：就是你懂，也不知從哪裏學來的這些鬼話。（狠狠地瞅了秀珍一眼）

珍：報上這麼說的，區上縣上也都這麼宣傳的，保險一

點假不了。

媽：還不趕快閉死你那張嘴，也不怕你二大娘笑話，一個沒出門子的大姑娘，管什麼都懂得。

娘：（笑着）笑話什麼呀？嫂子！就讓孩子說說吧。咱活了半輩子了，糊里糊塗的什麼也不知道，叫孩子說說，咱也跟着長點見識。

媽：快家去吃飯吧！秀珍！如今的孩子，簡直都成了「精」了。

珍：二大娘，你知道你家俺那三個哥哥，（轉向媽）還有我身前的那個哥哥，當初都是怎麼死的？

娘：怎麼死的？發風發死了唄！孩子生下來，不滿三天，就發起風來，真可憐人。

珍：二大娘，媽！你們說的那個風症，是怎麼得的呀？

娘：咱哪兒知道呀！

珍：那就是舊法接生的害處。接生的時候不乾不淨的，傳染上破傷風病菌，小孩子就發風。現在新法接生可好了，事先給產婦們講明道理，然後再給她們詳細細的檢查一下，看看胎兒正不正，會不會難產；到了接生的時候還要消消毒。產後再告訴她們，大人應該怎樣保養，孩子應該怎樣照顧。二大娘，這個方法有多好啊！保險生一個活一個，個個通白大胖的。

媽：孩子！快家去吃飯吧，都快涼了！

娘：這個辦法好是好，可惜咱村裏沒有人會，還不是白

搭。你嫂子也快添了，當不了還得去找劉嫂。唉！一個病身子，又是頭一個，也不知道要不要緊。就算大人不要緊，可是孩子誰敢保定能養得活呀？二大娘我今天盼着抱孫子，明天盼着抱孫子，盼來盼去，盼了一肚子心事來。唉！你們這些當幹部的，這樣為咱老百姓打算，那樣為咱老百姓打算，可就是這件事不肯關點心。

珍：怎麼能不關心呀，上級給咱打算的可周到啦！前幾天給咱村裏來了一個通知，叫咱村裏挑一個人，到縣裏去學習這個新式接生法，回來好給咱村婦女接生呢！

娘：哎哟！那可真是太好了。秀珍！你說村裏該叫誰去呀？多會兒才能學成了回來呀？

珍：二大娘，你先別急呀，這只是個打算，至於叫誰去，多會走，什麼時候回來，都還沒決定哪！

娘：辦吧，孩子！快辦吧！我信服你們這些幹部，向來是說一句算一句的。這是件好事，你們要是辦成了，我可打心眼裏服氣你們了。

媽：叨叨了半天了，還不去吃飯去。

珍：吃呀！媽！我這就回去。

娘：（站起來）快回去吃吧，孩子！忙了一天了，怪累的。

珍：好啊！二大娘，你在這兒坐着，和我媽多說會話吧！

娘：不啦，我也好回去了，順便看看周大媳婦去。娘兒們湊合一場，挺不錯的，萬一有個好歹，唉！真是的。……（下）

媽：唉！（也站起來）秀珍！

珍：嗯？

媽：（溫和地）你也這麼大了，眼看着就是二十歲的大閨女了，往後在人臉前裏，也得裝裝樣，不管說什麼話，得有點分寸，剛才幸虧是你二大娘，要是別人，就叫人家笑話死咱了。

珍：媽！你也太封建了！

媽：不是媽封建，閨女總得像個閨女樣，看看你剛才在你二大娘面前說了些什麼！叫我這個當媽的，臉上一忽啦一忽啦的，真不是個滋味。

珍：好！往後我就照你說的那樣，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，整天蹲在家裏，見了人羞羞答答的不說不笑，好不好？

媽：（聽着話味不對，於是氣憤地）死了頭，就是嘴硬，我算說不過你！走！快滾到家去吃飯吧！
（媽說着跨進了門坎）

珍：好哇！（走上了台階）
（瑞姐手裏拿着一本書上）

瑞：秀珍！

珍：嗯。（回頭）哦！是你呀！瑞姐，快來吧！（跑過去）

媽：（在門坎裏）瑞姐！你妹妹還沒吃飯哪！

瑞：（忙招呼一聲）大娘！（轉向秀珍）走！快家去吃飯吧！看！大娘等着你啦。

珍：你找我有事嗎？瑞姐！

瑞：我想和你說一個事，等你吃完了飯，咱再談吧！

珍：不，你還是先告訴我什麼事吧。（回頭向媽）媽！你先回去吃着吧，我一會兒就來。

媽：唉！（溫和地，幾乎是在請求）就少說兩句吧！

瑞：好啊！大娘！

珍：（同時地）好啊！媽！

（媽關上門走了。秀珍和瑞姐走上台階來，坐下）

珍：什麼事？瑞姐！

瑞：秀珍！明天晚上咱們婦女的衛生課，還是你去講吧！

珍：為什麼？開會的時候，不是已經決定叫你講嗎？怎麼又變卦了？

瑞：剛才我回去翻了翻本子一看，（指手裏的書）這上面還有不少的生字，我怕講不好。秀珍！你知道咱村的婦女們，特別是那些生過孩子和懷了孕的婦女們，多麼願意知道這些婦女衛生常識。我的文化水平太低，要是講不好，不是淨耽誤大家的時間嗎？還是你去給她們講講吧！

珍：不，瑞姐，還是你講吧，明天還有一天的時間，不識的字，查查字典，問一問別人，一熟悉就行

了。

瑞：秀珍！我實在是不行，往後別的工作，多分配給我點就是了。啊！秀珍！你快講講吧。（把書送過去）

珍：（接過書來，翻了兩頁，然後又遞給瑞姐）瑞姐！

瑞：嗯？

珍：還是你去講吧！

瑞：你又怎麼的了？

珍：不怎麼的。（她羞澀的低下頭來，從地上拾起一根草棍，不自然地畫着）

瑞：（忽然明白過來）哦！你還害羞哇？（她翻開了一頁書，遞到秀珍的臉前）講不出口來，是不是？

珍：（微笑着一聲不響，手裏仍不住地畫着）……

瑞：秀珍！你怎麼也學着封建起來了，怕什麼？這是正當的知識，咱們要是也害羞害臊的，怎麼去領導別人進行學習呢？

珍：（抬起了頭）瑞姐！我不是這個意思，你知道我媽那個人，她還很封建，要是她知道我在村裏婦女們會上講這些衛生常識，又不知要跟我吵多少嘴啦！……再說，你是結過婚的人，又生過小孩，這些問題一定能比我講的清楚明白，我看還是你講比較合適。

瑞：嗯！你媽那裏倒是個問題。好吧，那麼還是我講，（接過書來）不過，你可得好好幫助幫助我。

珍：（點頭）行。

（瑞姐翻開書來看着，秀珍坐在一旁，二人沉默了一會）

珍：瑞姐！

瑞：嗯？

珍：區上調人去學習新式接生法的事，解決了沒有？

瑞：哎呀！你看我都忘了，我正要和你來研究研究怎麼辦呢！

珍：有什麼困難嗎？

瑞：就是人難辦，你看叫誰去合適？

珍：你怎麼考慮的？

瑞：我考慮了好幾天了，實在想不出一個合適的人來。要叫劉嫂去吧，她快六十了，年紀太大了，磕磕絆絆的怕頂不了事。叫個年輕的媳婦去吧，不是這家有老的，就是那家帶小的，扯也扯不出來。那些沒出門子的大姑娘，你就別跟她談，一提起來，不是堅決不幹，就是扭頭便走，一個一個挺害羞的。你看怎麼辦呢？秀珍！

珍：（默默不語）……

瑞：想不到解放這些年了，年輕人還這麼封建，這本來是件光明正大的正經事，有什麼害羞的呢？

珍：這也不能說是她們封建。

瑞：起碼也是認識不足。

珍：剛才東屋二大娘在這兒，我把這件事情告訴她了，她聽了以後很高興，一個勁的催我：「辦吧！孩

子，快辦吧！我信服你這些幹部，向來是說一句算一句的。」

瑞：不光是東屋二大娘着急，全村裏的人聽說這個事以後，都高興的了不得，哪一天也有三個兩個人來問我：「婦代主任呀！你說的那件事，多會兒才能派人去學呀？」可是咱現在又找不出一個合適的人來。（稍停）想起來也真叫人心痛，看一看咱村裏每年得糟蹋多少個小孩！怨不得她們都那麼關心這件事，一個勁的來催咱哩！（稍停）要是頭幾年咱村裏就有人懂得新的接生法，那些孩子一個也死不了，過上幾年，一個一個都長大了，多麼好哇！

珍：（一直都在默默不語的沉思着）……

瑞：不用說頭幾年了，現在咱村裏就找不出一個能去的人來。

珍：……

瑞：秀珍！你說怎麼辦呀？

珍：……

瑞：唉！你怎麼不說話呀？秀珍！

珍：嗯？

瑞：你在那兒想什麼。

珍：瑞姐！難道咱們村裏，真的就找不出一個人來了嗎？

瑞：剛才我不是和你說過了嗎，真難找啊！

珍：瑞姐！你看我去行不行？

瑞：你？

珍：嗯！是我，如果實在找不出人來，那麼你就決定我去吧！

瑞：你能行嗎？秀珍！

珍：不行也得行。（激動的）現在全村人的眼睛都看着我們。咱是一個青年團員，大家又選了我擔任衛生委員，我不能眼看着這一件為了全村婦女利益的工作，沒有人去作。瑞姐！如果沒有人去，那麼我就去！

瑞：（高興地）你去太好了。可是，就怕你媽不願意。

珍：不要緊，我已經想好了，先動員動員她，如果實在說服不了她，那麼我只有硬走。

瑞：硬走？那樣不大好。

珍：沒有法子，為了工作，為了咱們全村，就顧不了這麼許多。只要我能把新接生法學回來，給咱全村婦女解除幾千年來的痛苦，我就不能讓我媽把我管住。——不過，我走以後，有幾件事情你要做。

瑞：什麼事情？

珍：第一，你們得常安慰我媽，幫助她幹點零碎活。

瑞：那不用你囑咐！

珍：第二，劉嫂家裏生活很困難，她是靠這行手藝吃飯的，等我學習完了回來以後，咱還得帶着她幹，把她也改造成一個新的接生員，決不能把她一脚踢

開。

瑞：（點頭）嗯！

珍：在我還沒有回來以前，她的生活問題，村裏也應該適當的照顧一下。

瑞：行！

珍：還有一件事，也要請你注意。萬一劉嫂一時想不開，就一定會認為我是在搶她的飯碗，她又是個多嘴長舌的人，免不了要在我媽面前和村裏到處亂說亂道的。

瑞：（笑）你怕人家造謠言？放心吧，這三里五村的，誰都知道你的作風正派。

珍：我倒不怕她造謠，可是假使我媽聽到些不三不四的話，會更難過的。

瑞：（點點頭）

珍：所以最好你馬上跟劉嫂把話談開，其實，她那個人也好辦，只要把她的生活問題解決了，也就沒事了。

（劉嫂上）

瑞：行！劉嫂由我負責。還有什麼問題吧。

（劉嫂聽了這句話，猛的吃了一驚，急忙退到一旁，暗暗地偷聽着她們的談話）

珍：再沒有別的了。

瑞：這些都好辦，就是你媽那方面，咱還是得想個妥善的辦法才是。

珍：（思索地）嗯——這樣吧，咱們找二大娘去，讓她來動員我媽。我媽她管誰的話不聽，就喜歡聽她話。

瑞：也好！

珍：走！

瑞：秀珍！

珍：嗯？

瑞：你當真要去學習嗎？

珍：你看！這還能撒謊！

瑞：你不嫌害羞？

珍：害羞？

瑞：啊！一個沒結婚的大姑娘，去學接生！

珍：你不是早就說過了嗎，這是一件光明正大的正經事，何況又是為了全村人民的利益，有什麼害羞的呢？

瑞：那麼你剛才可——（她學着秀珍的模樣：低着頭，拿着草棍，在地上畫着）「還是你講吧！」

珍：（難為情的拉了瑞姐一把）你快走吧！（二人挽着手下）

嫂：（走過來）好啊！沒做媳婦的大閨女，給人家去接生，也不嫌害臊！哼！我也看出來了，你們是瞅着我吃這碗飯容易吃了，想頂我的行啊！

（媽開開街門，露出半個身子來）

媽：秀珍！快回來吃飯吧！（發現秀珍不在這裏）唉？